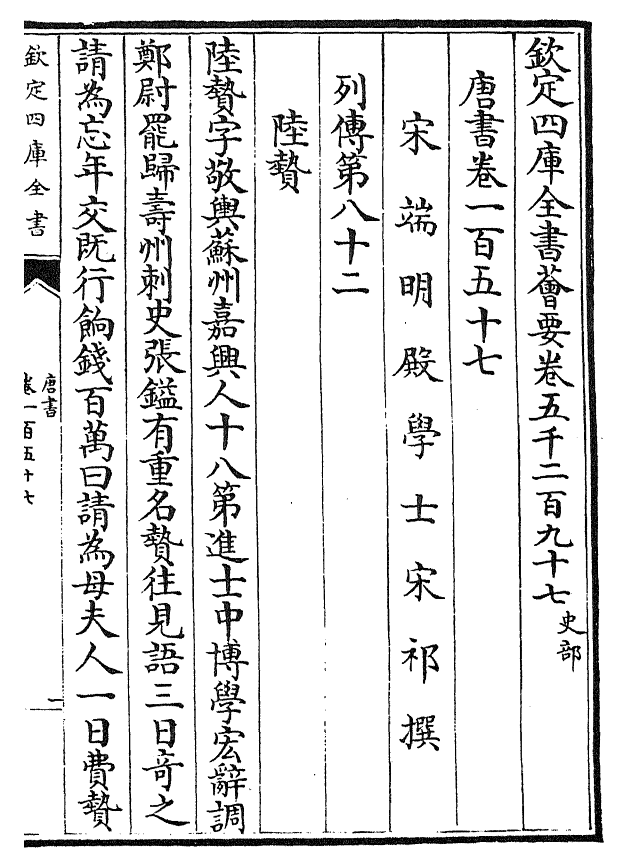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九十七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二

陸贄

陸贄字敬輿蘇州嘉興人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鎰有重名贄往見語三日奇之請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母夫人一日費贄

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以書判拔萃補渭南尉德宗立遣黜陟使庚何等十一人行天下贄說使者請以五術省風俗八計聽吏治三科登雋乂四賦經財實六德保罷瘵五要簡官事五術曰聽謠誦審其哀樂納市賈觀其好惡訊簿書攷其爭訟覽車服等其儉奢省作業察其趣舍八計曰視戶口豐耗以稽撫字視墾田贏縮以稽本末視賦役薄厚以稽廉冒視案籍煩簡以稽聽斷視囚繫盈虛以稽決滯視姦盜有無以稽

禁禦視選舉衆寡以稽風化視學校興廢以稽教導三
科曰茂異賢良幹蠱四賦曰閱稼以奠税度産以衰征
料丁壯以計庸占商賈以均利六德曰敬老慈幼救疾
恤孤賑貧窮任失業五要曰廢兵之冗食蠲法之撓人
省官之不急去物之無用罷事之非要時皆韙其言遷
監察御史帝在東宮已聞其名矣召為翰林學士會馬
燧討賊河北久不決請濟師李希烈寇襄城詔問策安
出贄言勞於服遠莫若脩近多方以救失莫若改行令

幽燕恒魏之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勢急而禍重田悅覆敗之餘無復遠略王武俊有勇無謀朱滔多疑少決互相制劫急則合力退則背憎不能有越軼之患此謂緩也希烈果於奔噬忍於傷殘據蔡許富全之地而益以鄧襄虜獲之實東寇則饟道阻北窺則都邑震此謂急也代朔邠靈自昔之精騎上黨盟津令之選師舉而委之山東將多而勢分兵廣而財屈則毛戍失於太繁也李勉文吏也而當汴必爭地哥舒曜之衆烏合也

扞襄城方銳之賊本非素習首鼠莫前則守禦失於不足也今若還李光河陽以援東都李懐光解襄城之圍專以太原澤潞兵抗山東則梁宋安又言立國之權在審輕重本大而末小所以能固故治天下者若身使臂臂使指小大適稱而不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京邑如身王畿如臂而四方如指此天子大權也是以前世轉天下租税徙郡縣豪傑以實京師太宗列置府兵八百所而関中五百舉天下不

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也方世承平久武備微故祿山乘外重之勢一舉而覆兩京然猶諸牧有馬州縣有糧肅宗得以中興乾元後外虞踵發悉師東討故吐蕃乘虛而先帝莫與為禦是失馭輕之權也既自陝還懲艾前事稍益禁衛故關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之兵以捍西戎河東有太原之兵以制北虜今朔方太原衆已屯山東而神策六軍悉戍關外將不能盡敵則請濟師陛下為之輟邊軍缺環衛竭內廄之馬武庫之兵占將家

子以益師賦私畜以增騎又告乏財則爲算室廬貸商人設諸榷之科日日以甚萬有一如朱泚李希烈負固邊壘竊發都甸者何以備之夫關中王業根本在焉豪傑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車乘之在關中者與列於廄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一朝有急可取也陛下幸聽臣計使苋還軍援洛懷光救襄城希烈必走請神策及將家子占而東者追還之凡京師稅間架榷酒抽貫貸商點召之令一切停之則端

本整棼之術帝不納後涇師急變贄言皆効從狩奉天機務塡總遠近調發奏請報下書詔日數百贄初若不經思逮成皆周盡事情衍繹孰復人人可曉旁吏承寫不給它學士筆閣不得下而贄沛然有餘始帝倉卒變故每自剋責贄曰陛下引咎堯舜意也然致寇者乃羣臣罪贄意指盧杞等帝護杞因曰卿不忍歸過朕有是言哉然自古興衰其亦有天命乎今之厄運恐不在人也贄退而上書曰自安史之亂朝廷因循涵養而諸方

自擅壤地未嘗會朝陛下將一區宇乃命將興師以討四方一人征行十室資奉居者疲饋轉行者苦鋒鏑去留騷然而閭里不寧矣聚兵日衆供費日博常賦不給乃議蹙限而加斂焉加斂既殫乃别配之别配不足於是榷算之科設率貸之法興禁防滋章吏不堪命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寧矣邊鄙之戍以保封疆禁衛之旅以備巡警邦之大防也陛下悉而東征邊備空屈又搜私牧責將家以出兵籍馬

夫私牧者元勲貴戚之門也將家者統帥岳牧之後也其復除征徭舊矣今奪其畜牧事其子孫丐假以給資裝破産以營卒乗元臣貴位孰不解體方且税侯王之廬算裨販之緡貴不見優近不見異羣情囂然而闗鐖不寧矣陛下又謂百度弛廢則持義以掩恩任法以成治斷失於太速察傷於太精斷速則寡恕于人而疑似不容辨也察精則多猜于物而億度未必然也寡恕而下懼禍故反側之釁生多猜而下防嫌故苟且之患作

由是叛亂繼產忿讟並興非常之虞惟人主獨不聞凶
卒鼓行白晝犯闕重門無結草之禦環衛無誰何之人
陛下雖有股肱之臣耳目之佐見危不能竭誠臨難不
能效死是則羣臣之罪也陛下方以興衰誘之天命亦
過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則天所視聽
皆因于人非人事外自有天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
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
之仲尼以謂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

信也履信思于順是以祐之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履行而吉凶之報象焉此天命在人益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尚恐有可疑者請以近事信之自凡兵興物力耗竭人心驚疑如風濤然洶洶靡定族謀聚議謂必有變則京師之人固非悉通古術曉天命也則致寇之由豈運當然夫治或生亂亂或資治有以無難而亡多難而興治或生亂者恃治而不修也亂或資治者遭亂而能治也無

難而失者忽萬幾之重而忘憂畏也多難而興者涉庶事之艱而知㭊慎也今生亂失序之事不可追矣其資治興邦之業在刻勵而謹修之當至危之機得其道則興失則廢其間不容復有所悔也惟勤思而熟計之捨已以從衆違欲以遵道遠憸佞親忠直推至誠去逆詐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耗神不劬力第約之於心耳何憂乎亂人何畏乎厄運何患乎不寧哉帝又問贄事切於今者贄勸帝羣臣叅日使極言得失若以軍務對者

見不以時聽納無倦兼天下之智以為聰明帝曰朕豈不推誠然顧上封者惟譏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賣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又諫者不密要須歸曲於朕以自取名朕嗣位見言事多矣大抵雷同道聽加質則窮故頃不詔次對豈曰倦哉贄因是極諫曰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為防患不亦過哉願陛下鑒之毋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

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傳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即無所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況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誠信以致害者臣竊非之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陛下可審其言而不可不信可慎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所謂民者至愚而神夫蚩蚩之倫或昏或鄙此似於愚也然上之得失靡不辨好惡靡

不知所祕靡不傳所為靡不效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徇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上行則下從之上施則下報之若影附形若響應聲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不盡於巳而責盡於人不誠於前而望誠於後必紿而不信矣今方鎮有不誠於國陛下興師伐之臣有不信於上陛下下令誅之有司奉命而不敢赦者以陛下所有責彼所無也故誠與信不可斯須去巳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恐非所以為悔也傳

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仲虺歌成湯之德曰改過不吝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衮職有闕仲山甫補之夫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贊聖君不稱其無過稱其改過周宣中興賢王也吉甫文武賢臣也歌誦其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則聖賢之意貴於改過較然甚明蓋過差者上智下愚所不免惟智者能改而之善愚者恥而之非也中古以降其臣尚諛其君亦自聖掩盛德行小道乃有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姦由此滋

善由此沮天子意由此惑爭臣罪由此生媚道行而害
斯甚矣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治致太平之功可謂盛
矣然而人到于今以從諫改過為稱首是知諫而能從
過而能改帝王之大烈也陛下謂諫官論事引善自予
歸過於上者信非其美然於盛德未有虧焉納而不違
傳之適足增美拒而違之又安能禁之勿傳不宜以此
梗進言之路也聖人不忽細微不侮鰥寡芻言無驗不
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遜於志不必然逆於心不必否

異於人不必是同於衆不必非辭拙而效迂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惟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心矣夫人情蔽於所信沮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偏則聽言不盡其實故有過當之言疑甚則雖實不聽其言故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可棄之人苟縱所私不攷其實則是失天下之心矣故常情之所輕聖人之所重不必慕高而好異也陛下又以雷同道說加質則窮臣謂陛下雖窮其

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且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常苦上之難達上常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六下有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衒聰明厲威嚴恣彊愎上之弊也諂諛顧望畏懦下之弊也好勝而恥過必甘佞辭忌直言則諂諛者進而忠實之語不聞矣騁辯而衒明必折人以言虞人以詐則顧望者自便而切摩之益不盡矣厲威而恣愎必不能降情接物引

咎在己則畏懦者至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酬一詰而謂盡其能哉夫欲治天下而不務得人心則固不治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接下則心固不得矣務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辨君子小人而惡直嗜諛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辨矣趨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冒禍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言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暨況疏隔而猜忌者乎是時賊未平帝欲明年遂改元而術家

爭言數鍾百六宜有所變示天下復始帝乃議更益大號贄曰今乗輿播越大憝未去此人情向背天意去就之隙陛下宜痛自貶勵不宜益美名以累謙德帝曰卿言固善然要當小有變革為朕計之贄奏言古之人君德合於天曰皇合於地曰帝合於人曰王父天母地以養人治物得其宜者曰天子皆大名也三代而上所稱象其德不敢有加焉至秦乃兼曰皇帝流及後世昏僻之君始有聖劉天元之號故人主重輕不在稱謂視德

何如耳若以時屯當有變革不若引咎降名以祗天戒
且矯舊失至明也損虚飾大知也寧與加冗號以受實
患哉帝從之會興元赦令方具帝以槀付贄使商討其
詳贄知帝執德不固困則思治泰則易驕欲激之使彊
其意即建言履非常之危者不可以常道安解非常之
紛者不可以常令諭陛下窮用兵甲竭取財賦變生京
師盜據宫闈今假王者四凶僭帝者二豎其他顧瞻懐
貳不可悉數而欲紓多難収羣心惟在赦令而已動人

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懐故誠不至者物不感損不極者益不臻夫悔過不得不深引咎不得不盡招延不可不廣潤澤不可不弘使天下聞之廓然一變人人得其所欲安有不服哉其須改革科條巳别封上臣聞知過非難改之難言善非難行之難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夫感者誠發於心而形於事事或未諭故宣之於言言必顧心心必副事三者相合乃可求感惟陛下先斷厥志以施其辭度可行者而宣之不可

者措之無苟於言以重取悔帝納之始帝播遷府藏委
棄衛兵無褚衣至是天下貢奉稍至乃於行在夾廡署
瓊林大盈二庫別藏貢物贄諫以為瓊林大盈於古無
傳舊老皆言開元時貴臣飾巧以求媚建言郡邑賦稅
當委有司以制經用其貢獻悉歸天子私有之蕩心侈
欲亦終以餌寇令師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未息遽以
珍貢私別庫恐羣下有所觖望請悉出以賜有功令後
納貢必歸之有司先給軍賞瓌怪纎麗無得以供是乃

散小儲成大儲捐小寶固大寶也帝悟即撤其署李懷光有異志欲怒其軍使叛即上言兵㝱薄與神策不等難以戰李晟密言其變因請移屯帝遣贄見懷光議事贄還奏懷光寇奔不追師老不用羣帥欲進輒沮止其謀此必反宜有以制之因勸帝許晟移軍初贄與懷光語及晟懷光妄詫曰吾無所籍晟贄即美其彊雄使不得飜覆至是請下詔書如其意者且無辭歸短於朝又建遣李建徼陽惠元與晟并屯東渭橋託言晟兵寡不

足支賊俾爲犄角懐光雖不欲遣且辭窮無以沮觧帝
猶豫曰晟移屯懐光固怏怏若又遣建徽等俱東彼且
爲辭少須之晟巳徙營不閲旬懐光果奪兩節度兵建
徽挺身免惠元死之行在震驚遂徙幸梁道有獻瓜果
者帝嘉其意欲授以試官贄曰爵位天下公器不可輕
也帝曰試官虛名且巳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信
賞必罰霸王之資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
爵則輕非罪而肆刑則褻天寶之季嬖幸傾國爵以情

授賞以寵加綱紀始壊矣羯胡乗之遂亂中夏財賦不足以供賜而職官之賞興焉職員不足以容功而散試之號行焉今所病者爵輕也設法貴之猶恐不重若又自棄將何勸焉陛下謂試官爲虚名豈思之未熟邪夫立國惟義與權誘人惟名與利名近虚於教爲重利近實於徳爲輕凡所以裁是非立法制則存乎其義參虚實揣輕重則存乎其權專實利而不濟之以虚則物有匱耗而不給矣專虚名而不副之以實則情有誕謾而

不趨矣故錫貨財列稟秩以彰實也差品列異服章以飾虛也居上者達其變相須以為表裏則為國之權得矣按甲令有職事官有散官有勲官有爵號其賦事受奉者惟職事一官以叙才能以位勲德所謂施實利而寓虛名也勲散爵號止於服色資廕以馭崇貴以甄功勞所謂假虛名佐實利者也今員外試官與勲散爵號同然而突銛鋒排禍難者以是酬之可謂重矣今獻瓜一罷果一盛則受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吾之

軀命乃同瓜果瓜果草木也若草木然人何勸哉夫田父野人必欲得其歡心厚賜之可也俄以勞遷諫議大夫仍為學士時鳳翔節度使李楚琳殺張鎰得位雖數貢奉議者頗言其挾兩端有所狙伺然帝亦不能容其使至皆不得召欲以渾瑊代之贄諫曰楚琳之罪舊矣今議者乃始紛紜不亦晚哉且勤王之師在畿內者急宣亟告景刻不可差商嶺既回遠而駱谷又為賊所扼通王命者唯褒斜爾若復阻則諸鎮之向背者我勝則

來賊勝遂往此焉幾會不容差跌使楚琳逞憾敢為猖狂南塞要衝東與賊合則我咽喉梗而心膂分矣豈不病哉今顧望兩端是乃天誘其衷通歸塗濟大業也帝釋然盡召見其使優詔勞安之帝欲以內外從官普號定難元從功臣贄曰宮官具寮恪居奔走勞則有之何功之云難則嘗之何定之云今與奮命者齒恐沮戰士之心結勲臣之憤帝乃止京師巳平帝欲召渾瑊訪奔亡內人給裝使赴行在贄諫曰大難始平而百役疲瘵

之甿重傷殘廢之卒皆忍死扶疾想聞德音蓋事有先後義有輕重重者宜先輕者宜後昔武王克殷有未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而為之者當今所務謂宜以大臣馳傳迎復神主脩飭郊丘展禋享之禮申告謝之意恤死義犒有功崇進忠直優問耆耄定反側寛脅從官失職復廢業是皆宜先不可後也葺宮室治服玩耳目之娱巾櫛之侍是皆宜後不可先也且内人當離潰之後或為將士所私昔人掩絶纓飲盜馬者豈忘其愛邪知

為君之體然也天下固多褻人何必獨此帝不復下詔
猶遣使諭瑊資遣初劉從一姜公輔等材下不逮贄遠
甚徒以單言暫謀偶有合由下位建台宰而贄孤立一
意為左右權倖沮短又言事無所回諱隂失帝意久之
不得宰相還京但為中書舍人母韋猶在江東帝遣中
人迎還京師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賵遺一不取惟
韋皐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又詔中人
護父柩至自吳會葬洛陽服除以權知兵部侍郎復召

為學士入謝伏地𩾥泣帝為興改容慰撫眷遇彌渥天下屬以為相而實參素不平忌之贄亦數言參罪失貞元七年罷學士以兵部侍郎知貢舉明年參黜乃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始任楊炎盧杞引樹私黨排忠良天下怨疾貞元後懲艾其失雖置宰相至除用庶官反覆參詰乃得下及贄秉政始請臺閣長官得自薦其屬有不職坐舉者帝初許之或言諸司所引皆親黨招賂遺無實才帝復詔宰相自擇贄奏言齊桓公

問管仲害霸對曰得賢不能任害霸也任賢不能固害霸也固始而不終害霸也與賢人謀事而小人議之害霸也所謂小人者非悉懷險詖以覆邦家也盖趨向狹促以沮議為出衆自異為不羣趣小利昧遠圖效小信傷大道爾所謂臺省長官僕射尚書丞郎御史大夫中丞是也陛下擇輔相多出其中行實不能頓殊也今乃謂不能進一二屬吏豈後位宰相則可擇天下材乎夫求才者貴廣攷課者貴精往武后收人心務拔擢非徒

人得薦士亦許自舉其才豈不易哉然而課責嚴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陛下賞鑒獨任難於公舉有登延之路無練覈之方武后以易得人陛下以精失士今擇宰相以重於庶品選長官以愈於下流及宰相獻言長吏薦士則又納横議廢始謀是任以重者輕其言待以輕者重其事也帝雖嘉之然卒停薦士詔舊制吏部選以歲集乾元後天下兵興率三年一調吏員猾蹇則案牒叢淆僞冒蒙眞吏緣以爲姦廢

置無綱至十年不被調者缺員或累歲不補贄乃請以內外員三分之每歲計闕集人檢柅吏姦天下便之當是時賈耽盧邁趙憬同輔政凡有司關白三人者更相顧不肯判贄又請如故事旬一人秉筆所俗輒判又以西北邊歲調河南江淮兵謂之防秋士不素練戰數敗將統制不一亡以應敵乃上陳其奬曰自祿山構亂肅宗始撤邊備以靖中邦借外威寧內難於是吐蕃乘釁回紇矜功中國不振四十餘年率傷耗之民竭力以事

西輸賄繒北償馬資尚不足滿其意於是調斂四方以
乜疆陲又不能遏其侵故小入則驅畧深入則戒嚴于
時議安邊者皆務所難忽所易勉所短畧所長行之而
要不精圖之而功靡就夫勢有難易事有先後力大而
敵脆則先所難是謂奪人之心也力寡而敵堅則先所
易是謂觀釁而動也今財匱於中人勞未瘳而欲發師
徒以犯獫寇境復其侵疆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
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萬一橈敗適所以啟戎心挫國

威也以此安邊可謂不量勢而務所難矣天之授有分地之產有宜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勉所短而敵長者殆用所長而乘短者彊且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便於馳突不恥敗亡此戎狄所長中國之短也而欲益兵蒐乘爭驅角力交鋒原野之上決命尋常之間以此禦寇可謂勉所短而校其長矣務所難勉所短勞費百倍終無成功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誠以越天授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也胡不守所易用所長乎若乃擇將

吏脩紀律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示遐禁侵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以昭吾仁彼求和則善之而勿與盟彼為寇則備之而不報復此當今所易也賤力貴智好生惡殺輕利重人忍小全大安其居而動俟其時而行脩封疆守要害蹊塹隧列屯營謹禁防明斥候務農足食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鬬寇小至則遏其入寇大至則邀其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支敵之虞退有

首尾不相救之患是謂乗其獘不戰而屈人兵此中國之長也我之所長戎狄之短也我之所易戎狄之難也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成捨此不務而反為所乗斯謂倒持戈矛以鐏授寇者也今皆務之矣尚且守封未固寇戎未懲者何邪病在謀無定用衆無適從任者不必才才者不必任聞不必實實不必聞所信不必誠所誠不必信行不必當當不必行又有六失焉夫兵有攻討有鎮守權以紓難

暫以應機事有便宜謀有奇詭不恤常制不徇衆情死生進退唯將所命攻討之兵也人情者利焉則勸習焉則安保親戚而後樂生顧家業而後忘死可以治術馭不可以法制驅鎮守之兵也王者欲備封疆禦戎狄則選鎮守之兵以置之古之善選置者必辨其土宜察其技能知其好惡用其力不違其性齊其俗不易其宜引其善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不處其所不欲類其部伍安其家室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以惠則感而不

驕以威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自用弛禁防而不攜故守則固戰則彊其術無它便於人而已今遠調屯士以戍邊陲邀所不能彊所不欲廣其數不攷於用責其力不察其情斯可為羽衛之儀而無益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千里蕭條寒風裂膚豺狼為鄰晝則荷戈以耕夜則倚烽以覘有剽害之慮無休暇之娛非生其域習其風幼而視焉長而安焉則不能寧居而狎其敵也關東百物阜殷士忕温飽比諸邊隅不翅天地聞絶塞

荒陬則辛酸動容聆疆蕃勁虜則慴駭褫情又使去親族捨園廬甘所辛酸抗所慴駭將異為用不亦疏乎又有休代之期無統制之善資奉姑息譬如驕子進不邀以成功退不處以嚴憲屈指計歸張頤待飼師一挫傷則棄其危橈布路東潰平居殫資儲以奉浮冗臨難棄城鎮以搖疆埸其弊豈特無益哉謫徙之人本以增戶實邊立功自贖既無良之人而思亂幸災又甚於戍卒適有防衛之煩而無立功之益雖前代行之固非可遵

者也帥臣身不臨邊而以偏師戍守大抵士之犀銳悉選以自奉委疲羸者以守要衝寇至而不支則劫執芟蹂恣所欲得比都府聞之虜已旋返治兵若此斯可謂措置乖方一失也賞以存勸罰以示懲以懋有庸以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衆譬輗軏所以行車銜勒所以服馬也今將之號令不能行之軍國之典刑不能施之將上下遵養以苟歲時欲褒一有功慮無功者怨嫌疑而不賞欲責一有罪畏同惡者竦隱忍而不誅故忘身效

節者抵諆於衆債軍緩救者畜姦不畏褒貶稱毁紛然相亂公者直已不求諸人則罹困厄姦者行私苟媚於衆則取優崇此義士勇夫所以痛心解體也又如遇敵而守不固陳謀而功不成責將帥將帥曰資糧不足責有司有司曰須給無乏更相為解而朝廷含糊未嘗究詰故抱直者吞聲罔上者不懲馭衆若此可謂課責虧度二失也以課責之虧措置之乖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其力屯集雖衆無施戰陳虜常横行以謂境無人

焉吏習其常惟曰兵少不敵朝廷莫之省則又調發益師無裨於備禦而有獘於供億閭井日耗斂求日繁傾家析産榷鹽稅酒無慮所入半以事邊制用若此可謂財匱於兵衆矣三失也今四夷最彊盛者莫如吐蕃舉吐蕃衆未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內虞外備與中國不殊所以能寇邊者無幾又器不犀利甲不精完材不趫敏動則中國懃其衆不敢抗靜則憚其彊不敢侵何哉良以我之節制多而彼之統帥一也且節制多則人心不

一人心不一則號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尩衆失為弱開元天寶時制西北二蕃則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已尚慮權分或詔兼領之中興未遑外討則僑四鎮隸安定以隴右附扶風所當二蕃則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以關東戍卒屬之雖任未得人而措置之法存焉自賊泚亂以誘涇原懷光反以汙朔方則分朔方為三節度其鎮

軍且四十皆特詔任之各有中人監軍咸得相抗既無軍法臨下莫能禀屬邊書告急方使闗白用兵是謂從容拯溺揖讓救焚矣兵以氣若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戍勢弱氣消建軍若此可謂力分於將多矣四失也治戎之要在均齊而已故軍法無貴賤之差多少之異所以同其志盡其力也被邊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角所能則習度所處則危攻服役則勞察臨敵則勇然衣禀止於當身又為家室

所分居常凍餒而關東戍士歳月更代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稟優厚繼以茶藥資以蔬醬豐寡相縣勢則遠甚又有以邊軍詭為奏請選隸神策者稟賜之饒有三倍之益此士類所以忿恨經費所以褊匱夫事業未異給養頓殊人情所不甘也不為戎首巳可嘉者況使協力同心以攘寇難臣知有所不能焉養士若此可謂怨生於不均矣五失也凡任將帥必先攷察行能然後指所授之方所委之要令自揣可否以見要領須其申

兵籍某參屬用若干步騎計若干資糧何所列屯何時
成功覰其言校其實若曰不足取當艱之於初不宜詒
悔於後也若曰可任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內也
故疑者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拔選端拱於委任然後
褒否臧信賞罰受賞者不為濫當罰者不敢辭付授專
則苟且之心息矣是以古之遣將者君推轂而命之又
賜鈇鉞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機宜不以遠決號
令不以兩從今陛下命帥先求易制者多其部使力分

輕其任使心弱由是分閫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則聽命止取承順可矣若有意乎靖難則不可兩疆相接兩軍相持事機所急鋪不留息況千里之遠九重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專欲事無遺策雖聖亦有所不能焉守城者以寡不敢抗分鎮者以無詔不敢救逗留之項寇已奔逼牧馬屯牛鞠椎剽矣穡夫樵婦鼙俘囚矣假令詔至發兵更相顧望莫敢遮礙敗者減百為一獲者衍百為千師守以總制在朝不

卹於罪陛下以權出巳不究厥情用帥若此可謂機失於遥制矣六失也臣愚謂宜罷四方之防秋者以其數析而三之其一責本道節度募壯士願屯邊者徙焉其一則第以本道衣稟責闗内河東募用蕃夏子弟願傳軍者給焉其一以所輸資糧給應募者以安其業詔度支市牛召工就諸屯繕完器具至者家給牛一耕耨水火之器畢具一歲給二口糧賜種子勸之播蒔須一年則使自給有餘粟者縣官倍價以售既息調發之煩又

無幸免之弊出則人自為戰處則家自為耕與夫暫屯遽罷豈同日論哉然後建文武大臣一人為隴右元帥自涇隴鳳翔薄長武城盡山南西道凡節度府之兵皆屬焉又詔一人為朔方元帥由鄜坊邠寧捷靈夏凡節度府之兵屬焉又詔一人為河東元帥舉河東極振武節度府之兵屬焉各以臨邊要州為治所所部州若府遴柬良吏為刺史外奉軍興内課農桑慎守中國所長謹行當今所易則八利可致六失可去矣帝愛重其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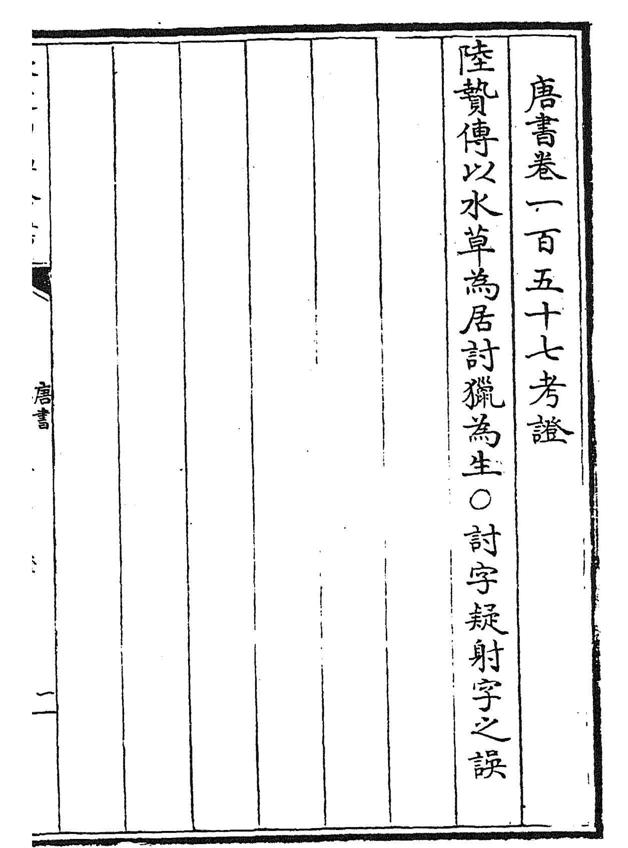
不從也班宏判度支卒官贄薦李巽帝漫許之而自用
裴延齡贄言延齡僻戾躁妄不可用不聽俄而延齡姦
佞得君天下仇惡無敢言贄上書苦諫帝不懌竟以太
子賓客罷贄本畏慎未嘗通賓客延齡揣帝意薄譖短
百緒帝遂發怒欲誅贄賴陽城等交章論辯乃貶忠州
別駕後稍思之會薛延為刺史諭旨慰勞韋臯數上表
請贄代領劒南帝猶銜之不肯與順宗立召還詔未至
卒年五十二贈兵部尚書謚曰宣始贄入翰林年尚少

以材幸天子常以輩行呼而不名在奉天朝夕進見然小心精潔未嘗有過由是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雖外有宰相主大議而贄常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内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巳以興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

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興
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贄有助焉狩山南也道險澀
與從官相失夜召贄不得帝驚且泣詔軍中得贄者賞
千金久之上謁帝喜見顏間自太子以下皆賀及輔政
不敢自顧重事有可否必言之所言皆剴拂帝短懇到
深切或規其太過者對曰吾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
皇它䘏乎既放荒遠常闔戶人不識其面又避謗不著
書地苦瘴癘衹為今古集驗方五十篇示鄉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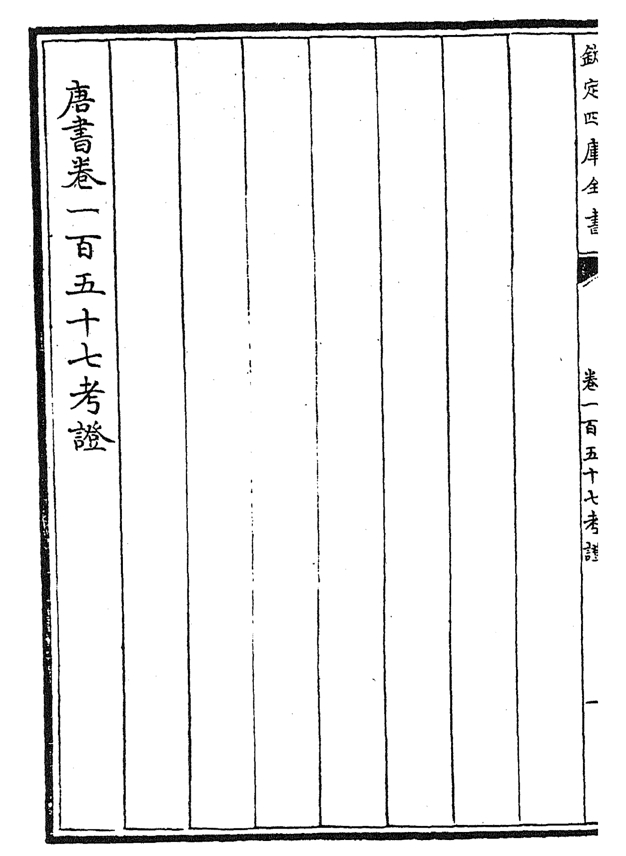
贊曰德宗之不亡顧不幸哉在危難時聽贄謀及已平追仇盡言怫然以讒倖逐猶棄梗至延齡輩則寵任磐桓不移如山昏佞之相濟也世言贄白罷翰林以為與吳通玄兄弟爭寵竇參之死贄漏其言非也夫君子小人不兩進邪諂得君則正士危何可訾耶觀贄論諫數十百篇譏陳時病皆本仁義可為後世法炳炳如丹帝所用纔十一唐祚不競惜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陸贄傳以水草為居討獵為生○討字疑射字之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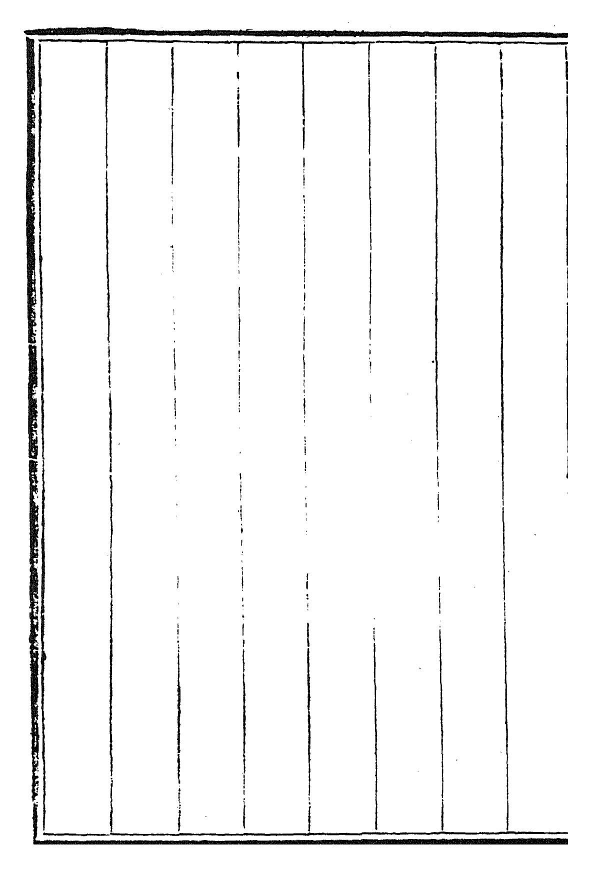
唐書卷一百五十七考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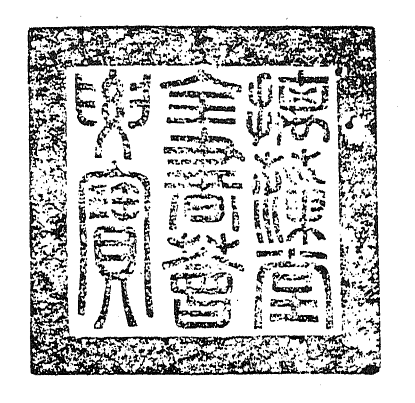
謹案卷一百五十六第五頁後八行泚遺將何望之襲華州刋本襲訛至據舊書改

第十五頁前三行平戎川刋本戎訛戍據毛本改

卷一百五十七第二十四頁前六行材不趫敏刋本趫訛趨據舊書改

第二十六頁後七行穡夫樵婦刋本穡訛嗇據舊書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舉人臣嚴　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至六十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五千二百九十八　史部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宋　端　明　殿　學　士　宋　祁　撰

列傳第八十三

韋張嚴韓

韋臯字城武京兆萬年人六代祖範有勳力周隋間臯始仕為建陵挽郎諸帥府更辟擢監察御史張鎰節度鳳翔署營田判官以殿中侍御史知隴州行營留事德

宗狩奉天李楚琳殺鎰劫衆叛歸朱泚隴州刺史郝通奔降楚琳始泚以范陽軍鎮鳳翔既歸節而留兵五百戍隴上以部將牛雲光督之至是雲光謀請臯為帥將劫以臣泚别將翟曄伺知以白臯雲光懼不克率衆出奔至汧陽遇泚奴使臯所謂雲光曰太尉已為天子使我以御史中丞授臯若聽固吾人也不受可遂誅之請以兵俱許之臯迎勞先納奴僞受泚詔即讓雲光曰既去而復何也對曰向未知公之命故去今還願與公同

生死臯曰大使固善茍無它圖請釋甲以安衆而後可入也雲光以臯諸生亡能爲乃命士委仗鎧臯受而納其卒明日置酒大會奴雲光與其下至臯伏甲左右廡酒行盡殺之以其首徇泚復使宅奴拜臯鳳翔節度使臯亦斬之及從騎三人縱一人使報泚帝聞乃授臯隴州刺史置奉義軍拜節度使寵其功臯遣兄平及弇繼至奉天士氣益壯乃築壇血牲與士盟曰協力一心以誅元惡有渝此盟神其殛之又馳使吐蕃與連和隴坻

遂安帝自梁洋還召為左金吾衛將軍遷大將軍貞元初代張延賞為劍南西川節度使初雲南蠻羇附吐蕃其盜塞必以蠻為鄉道臯計得雲南則斬虜右支乃間使招徠之稍稍通西南夷明年蠻大首領苴那時以王爵讓其兄子烏星始烏星幼那時攝領其部故請歸爵臯上言禮讓行于殊俗則怫戾者化願皆封以示褒進詔可又明年雲南欵邊求内屬約東蠻鬼主驃傍苴夢衝等絶吐蕃盟五年東蠻斷瀘水橋攻吐蕃請臯濟師

皐遣精卒二千與蠻共破吐蕃於臺登殺青海大酋乞藏遮遮臘城酋悉多楊朱及論東柴等虜墜死崖谷不可計多獲牛馬鎧裝遮遮尚結贊之子虜貴將悍雄者也既敗酋長百餘行哭隨之悍將已亡則屯柵以次降定進檢校吏部尚書初東蠻地二千里勝兵常數萬南倚閣羅鳳西結吐蕃狙勢彊弱為患皐能綏服之故戰有功詔以那時為順政王夢衝懷化王驃傍和義王刻兩林勿鄧等印以賜之而夢衝復與吐蕃盟皐遣別將

蘇巻召之詰其叛斬于琵琶川立次鬼主樣棄等蠻部震服乃建安夷軍於資州維制諸蠻城龍谿於西山保納降羌九年天子城鹽州策虜且來撓襲詔臯出師牽維之乃命大將董勔張芬分出西山靈闗破峨和通鶴定廉城踰的博嶺遂圍維州搏棲雞功下羊溪等三城取劒山屯焚之南道元帥論莽熱來援與戰破其軍進收白岸乃城鹽州詔臯休士以功爲檢校尚書右僕射扶風縣伯於是西山羌女訶陵南水白狗逋租弱水清

遠咄霸八國酋長皆因皐請入朝乃遣幕府崔佐時由石門趣雲南而南詔復通石門者隋史萬歲南征道也天寶中鮮于仲通下兵南溪道遂閉至是蠻徑北谷近吐蕃故皐治復之繇黎州出邛部直雲南置清溪關號曰南道乃詔皐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雲南安撫使俄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復巂州吐蕃怨完壘造舟謀擾邊皐輒破卻之自是曩貢臘城等九節度嬰嬰籠官馬定德與大將舉落皆降昆明管些蠻又内附

贊普怒遂北掠靈朔破麟州以取償焉帝詔臯深入以撓虜臯遣大將陳洎等出三奇崔堯臣趨石門無衣山仇冕董振走維州邢玭出黄崖略棲雞老翁城高倜王英俊豯峨和清溪道薄故松州元膺出濕山成溪𨮁守至道黎嶲韋良金趨平夷路惟明自靈關夏陽攻逋租偏松城王有道涉大度河陳孝陽率蠻苴那時等道西瀘攻昆明諾濟師無慮五萬以八月悉出塞十月大破吐蕃拔其保鎮捕候追奔轉戰千里遂圍維州吐蕃釋

靈朔兵使論莽熱以內大相兼東境五節度大使率雜虜十萬來救師伏以待虜乘勝深入師譟而奮虜大潰生禽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順宗立詔檢校太尉會王叔文等干政皐遣劉闢來京師謁叔文曰公使私於君請盡領劔南則惟君之報不然惟君之怨叔文怒欲斬闢闢遁去皐知叔文多釁又自以大臣可與國大議即上表請皇太子監國又上牋太子暴叔文伾之姦且勸進會

大臣繼請太子遂受禪因投殛姦黨是歲臯暴卒年六十一贈太師謚曰忠武臯治蜀二十一年數出師凡破吐蕃四十八萬禽殺節度都督城主籠官千五百斬首五萬餘級獲牛羊二十五萬收器械六百三十萬其功烈為西南劇善拊士至雖昏嫁皆厚資之婿給錦衣女給銀塗衣賜各萬錢死喪者稱是其僚掾官雖顯不使還朝即署屬州刺史自以侈横務蓋藏之故劉闢階其厲卒以叛朝廷欲追繩其咎而不與臯者詆所進兵皆

鏤定秦字有陸暢者上言臣向在蜀知定秦者匠名也
繇是議息暢字達夫臯雅所厚禮始天寶時李白為蜀
道難篇以斥嚴武暢更為蜀道易以美臯焉始臯務私
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臯没蜀人德之見其遺
象必拜凡刻石著臯名者皆鑱其文尊諱之兄聿弟平
聿以蔭調南陵尉遷祕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
辟淮南杜佑府元和初為國子司業劉闢與盧文若反
臯子行式娶文若女弟聿不以聞闢平行式妻當没掖

庭有司并按聿或以道逺不應坐乃皆赦之終太子右
庶子平與臯斬朱泚使者間走奉天上功擢萬年尉平
子正貫字公理少孤臯謂能大其門名曰臧孫推䕃為
單父尉不得意棄官去改今名舉賢良方正異等除太
子校書郎調華原尉後又中詳閑吏治科遷萬年主簿
擢累司農卿坐尚食乏供貶均州刺史久之進壽州團
練使宣宗立以治當最拜京兆尹同州刺史俄擢嶺南
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售

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南方風俗右鬼正貫毁淫祠教民毋妄祈會海水溢人爭咎撤祠事以為神不厭正貫登城沃酒以誓曰不當神意長人任其咎無逮下民俄而水去民乃信之居鎮三歲既病遺令無厚葬無用鼓吹無請謚卒年六十八贈工部尚書

劉闢者字太初擢進士宏詞科佐韋臯府遷累御史中丞度支副使臯卒闢主後務諷諸將徼旄節憲宗以給事中召之不奉詔時帝新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

工部尚書劒南西川節度使闢意帝可動益驁蹇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且以術家言五福太一舍于蜀乃造大樓以祈祥帝始重征討而宰相杜黄裳勸帝且言闢妄書生耳可鼓而俘也薦高崇文李元弈等將神策行營兵皆西使嚴礪李康掎角之詔許自新闢不聽崇文取東川帝乃下詔奪其官進破鹿頭關遂下成都闢從數十騎走至羊灌田自投水不能死騎將酈定進禽之文若先殺其

族緦石自沈于江失其尸檻車送闕京師尚冀不死食飲于道晏然將至都神策以兵迎之係其首曳而入驚曰何至是邪帝御興安樓受俘詔詰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為惡不能制詔問遣使賜節何不受乃伏罪獻廟社徇于市斬于城西南獨柳下子超郎等九人與部將崔綱以次誅始闢嘗病見問疾者必以手行入其口闢即裂食之唯盧文若至如平常故益與之厚而皆夷族

張建封字本立鄧州南陽人客隱兖州父玠少任俠安祿山反使李廷偉脅徇山東魯郡太守韓擇木迎館之玠率豪桀段絳等集兵將斬以徇擇木不許唯司兵參軍張孚助其謀乃殺廷偉并其黨以聞擇木孚皆受賞而玠去之江南不自言功建封少喜文章能辯論慷慨尚氣自許以功名顯李光弼鎮河南盜起蘇常間殘掠鄉縣代宗詔中人馬日新與光弼麾下進討建封見中人請前喻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

千人縱還田里由是知名湖南觀察使韋之晉辟署參謀授左清道兵曹參軍不樂職輒去令狐彰節度滑亳奏置幕府彰不朝覲建封非之往見轉運使劉晏晏奏試大理評事使莞漕務歲餘罷時馬燧為三城鎮遏使雅知之表為判官擢監察御史燧伐李靈耀軍中事多所諏訪從鎮河東授侍御史即表其能於朝楊炎將任以要職盧杞不喜出為岳州刺史李希烈既破梁崇義跋扈不臣壽州刺史崔昭與相聞德宗召宰相選代昭

者杞倉卒不暇取宅吏即白用建封希烈數敗王師張甚遂僭即天子位淮南節度使陳少游陰附之希烈遣將楊豐齎僞赦二界建封少游豐至建封縛致軍中會中人來對之斬其首因送僞書于行在少游聞之恚汗不自處建封乃劾其附賊狀帝方蒙難不暇治也希烈又署杜少誠為淮南節度使約破壽州以趣江都建封壁霍丘秋栅拒之賊不能東遷團練使帝還自梁少游卒憂死進兼御史大夫濠壽廬觀察使是時四方尚多

故乃繕陴隍益治兵四鄙附悦希烈使票帥悍卒來戰

建封皆沮衂之賊平進封階又任一子正員官貞元四

年拜御史大夫徐泗濠節度使始李洧以徐降洧卒高

承宗獨孤華代之地迫于寇常困蹙不支於是李泌建

言東南漕自淮達諸汴徐之埇橋為江淮計口今徐州

刺史高明應甚少脫為李納所并以梗餉路是失江淮

也請以建封代之益與濠泗二州夫徐地重而兵勁若

帥又賢即淄青震矣帝曰善繇是徐復為雄鎮久之檢

校尚書右僕射十三年來朝帝不待日召見延英殿詔
會朝赴大夫班以示殊寵建封賦朝天行以獻帝眷遇
異等賜名馬珍具是時宦者主宫市置數十百人閱物
鄽左謂之白望無詔文驗覈但稱宫市則莫敢誰何大
率與直十不償一又邀闒闠所奉及脚傭至有重荷趨
肆而徒返者有農賫一驢薪宦人以數尺帛易之又取
它費且驅驢入宫而農納薪辭帛欲亟去不許恚曰惟
有死耳遂擊宦者有司執之以聞帝黜宦人賜農帛十

匹然宮市不廢也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故建封請間為帝言之帝頗順聽會詔書蠲民逋賦帝問何如答曰殘逋積負決無可斂雖蠲除之百姓尚無所益又陳河東節度使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病不能事左右得以為姦右金吾大將軍李翰好刺細事規寵人疾惡之帝悉嘉可未幾制詔官師過從人情之常自今金吾勿以聞元巳賜宴曲江特詔與宰相同榻食其還鎮帝賦詩以餞于時雖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真等勲寵卓越未

有以詩餞者帝又使左右以所持鞭賜之曰卿節誼歲寒弗渝故用此為況建封又賦詩以自警勵十六年以病求代詔韋夏卿代之未至而建封卒年六十六冊贈司徒治徐凡十年躬於所事一軍大治善容人過至健黠亦未嘗曲法假之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性樂士賢不肖游其門者禮必均故其往如歸許孟容韓愈皆奏署幕府有文章傳于時

子愔始以蔭補虢州參軍事建封卒府佐鄭通誠者攝

留事畏其軍亂因浙西戍兵過徐謀引以為援舉軍怒

斧庫取兵環府大譟殺通誠及大將數人乃表于朝請

愔為留後假旄節帝不許披濠泗隸淮南詔杜佑討徐

亂泗州刺史張伾以兵攻埇橋與徐軍遇伾大敗帝未

有以制乃授愔右驍衛將軍徐州刺史知留後以伾為

泗州留後杜兼為濠州留後俄進愔武寧軍節度使元

和初以疾求代名為工部尚書以王紹節度武寧還濠

泗隸徐徐人喜遂不敢亂而愔得行未踰境卒愔治徐

七年其政稱治贈尚書右僕射

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本農家子以財役里閭至德乾元中數出貲助邊得為州長史西川節度使嚴武知其才署押衙遷恒王府司馬委以軍府衆務武卒罷歸會東川節度使李叔明表為渝州刺史震以叔明姻家移疾去山南西道節度府又表為鳳州刺史母喪解起為興鳳兩州團練使好興利除害建中中劒南黜陟使韋楨狀震治行為山南第一乃賜上下考封鄖國公治

鳳十四年號稱清嚴遠邇咨美遷山南西道節度使朱
泚反遣腹心穆廷光等遺帛書誘之震即斬以聞是時
李懷光與賊連和奉天危蹙帝欲徙蹕山南震聞馳表
奉迎遣大將張用誠以兵五千扞衛用誠至盩厔有反
計帝憂之會震牙將馬勛嗣至帝告以故勛曰臣請歸
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斬其首以復命帝悦使計日往
勛還得符請壯士五人與偕出駱谷用誠以為未知其
謀以數百騎迓勛館之左右嚴侍勛未發陰令焚草館

外士寒爭附火勛從容引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懼
將走壯士自後禽之用誠子斫勛傷首左右扞刀得免
遂仆用誠而格殺其子勛即軍中士皆擐甲矣勛昌言
曰若父母妻子在梁州今棄之而反何所利邪大夫取
用誠爾若等無與衆乃服不敢動即縛用誠送於震杖
殺之而拔其副以統師始勛赴行在踰半日期帝頗憂
比至大喜翌日發奉天既入駱谷懐光以騎追襲賴山
南兵以免尋加檢校户部尚書馮翊郡王實封二百户

天子至梁州宰相以為地貧無所仰給請進幸成都震曰山南密邇畿輔李晟鋭於收復方藉六師為聲援今引而西則諸將顧望責功無期帝未決會晟表至亦請駐蹕梁洋議遂定然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梠為食雖領十五郡而賦入纔比東方數大縣自安史後山賊剽掠戶口流散震隨宜勸課鳩斂有法民不煩擾而行在供億具焉車駕將還加檢校尚書左僕射詔改梁州為興元府即用震為尹加實封二百戶久之進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貞元十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保謚曰忠穆
從孫諿與宰相楊收善咸通中繇桂管觀察使擢為江
西節度使改號鎮南軍時南蠻內寇詔諿募士三萬備
之或言諿廣補卒擅納縑廩及收得罪韋保衡以諿素
善收賕賄狼藉遣使按覆詔賜死
韓弘滑州匡城人少孤依其舅劉玄佐舉明經不中從
外家學騎射由諸曹試大理評事為宋州南城將事劉
全諒署都知兵馬使貞元十五年全諒死軍中思玄佐

以弘才武共立為留後請監軍表諸朝詔檢校工部尚
書充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先是曲環死吳少誠
與全諒謀襲陳許使數輩仍在館弘始得師欲以忠自
表於衆即驅出少誠使斬之選卒三千會諸軍擊少誠
敗之汴自劉士寧以來軍益驕及殺陸長源主帥勢輕
不可制弘察軍中素恣橫者劉鍔等三百人一日數其
罪斬之牙門流血丹道弘言笑自如自是訖弘去無一
敢肆者李師古屯曹州以謀鄭滑或告師古治道矣兵

且至請備之弘曰師來不除道也師古情得乃引去累授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以官與太原王鍔等詒書宰相恥為鍔下憲宗方用兵淮西藉其重更授檢校司徒班鍔上嚴綬以王師敗乃拜弘淮西諸軍行營都統使扞兩河而令李光顏烏重胤擊賊弘不親屯遣子公武領兵三千屬光顏然陰為逗橈計以危國邀功者每諸將告捷輒忿日不怡元濟平以功加兼侍中封許國公李師道誅弘大懼因請入朝冊拜司徒中書

令以足疾命中人掖拜固願留京師帝崩攝冢宰俄出

為河中節度使以病請還復拜司徒中書令卒年五十

八贈太尉謚曰隱始弘自汴來朝獻馬三千絹五十萬

宅錦綵三萬而汴之庫廄錢尚百餘緡絹亦百餘萬馬

七千糧三百萬斛兵械不可數弘為人莊重寡言罪殺

人問法何如不自為輕重沉謀勇斷故少誠師道等皆

憚之詔使至或驁侮不為禮齊蔡平勢屈而後請覲然

天子尊寵異等能以名位始終亦其天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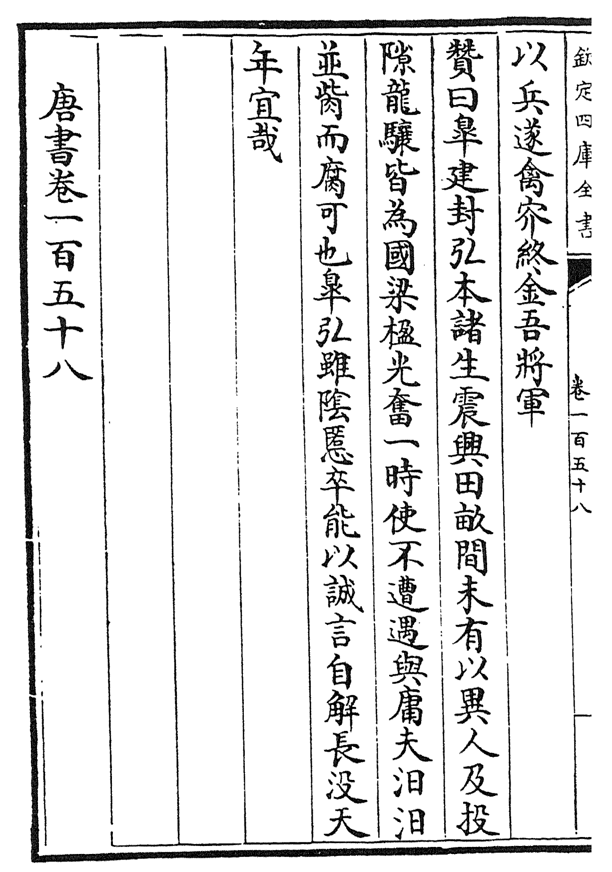
子公武字從偃起家衛尉主簿為宣武行營兵馬使以討蔡功檢校左散騎常侍鄜坊等州節度使弘入朝為右金吾將軍弘出河中弘弟充從宣武乃曰二父居重鎮我以孺子又當執金吾職乎因固辭改右驍衛大將軍性恭遜不以富貴自處卒贈戸部尚書謚曰恭

充本名璀少亦依舅家李元為河陽節度使署牙將元改昭義又從之元嘗謂賔佐曰充後當貴諸君必善事之未幾弘領宣武召主親兵元曰我知君舊矣吾兒不

才無足累君者二女方幼以為託遂辭去累授御史大
夫弘峻法人人不自保充謙慎無少懈怠弘在鎮久不
入見天子身又得士不自安固請入宿衛弘許之不即
遣後因獵單騎走洛陽朝廷亮其節擢右金吾衛將軍
轉大將軍斥軍士虛名不如令者七百人歷少府監鄜
坊等州節度使穆宗立幽鎮魏復亂王承元以冀兵二
千屯滑州朝廷恐冀兵相詠為叛從承元鄜坊而授充
檢校尚書左僕射為義成軍節度使會汴軍逐李愿以

李㝏主留事帝謂充素為汴士悅向詔節度宣武兼統
義成兵討㝏戰郭橋破之會李質斬㝏遂入汴初陳許
李光顔亦奉詔討㝏屯尉氏意先得汴欲俘掠以餌軍
而汴監軍姚文壽亦欲内光顔充聞其謀馳至城下汴
人望見充歡躍無復貳者始帝遣人問破賊期充對汴
天下咽喉臣頗習其人然王師臨之一月可破方二旬
即克帝喜曰充料敵若神加檢校司空籍㝏所脅為兵
者三萬悉縱之又責首亂者千餘斥出境令曰敢後者

斬由是内外按堵汴人愛賴之卒年五十五贈司徒謚曰肅充雖將家性儉節歷三鎮居處服玩如儒生乘機決策無餘悔世推善將李元没充為嫁二女周其家自弘去汴監軍選軍中敢士二千直閤下日秩酒肴物力幾屈然不敢廢充未入時李質總軍事乃曰韓公至而頓去二千人食豈不失人心乎不去且無以繼可以弊事遺吾帥乎因悉罷之而後迎充李質者節士也始為牙將及宂為留後邀帥節勸之不從宂疽發于首委質



以兵遂禽究終金吾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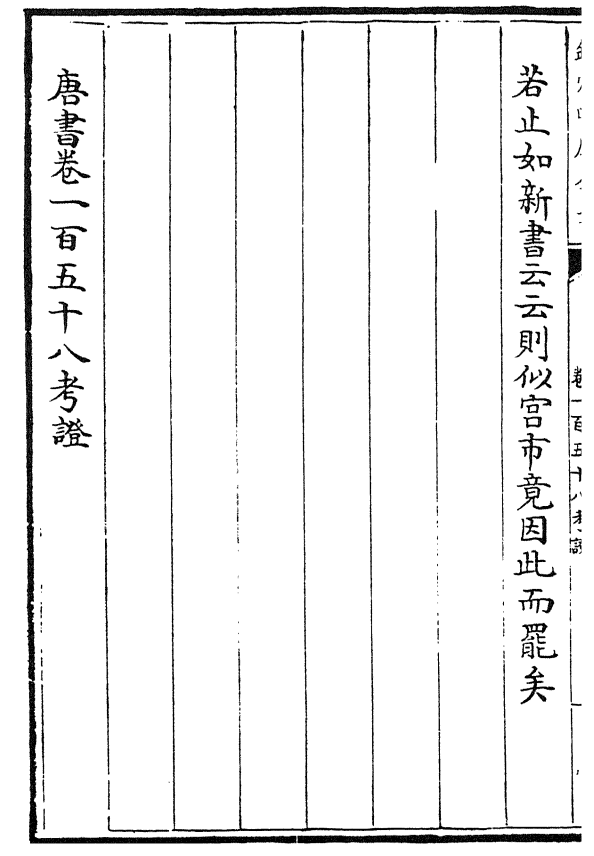
贊曰臯建封弘本諸生震興田畝間未有以異人及投隙龍驤皆為國梁楹光奮一時使不遭遇與庸夫汩汩並齒而腐可也臯弘雖陰慝卒能以誠言自解長没天年宜哉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考證

韋皐傳始皐務私其民列州互除租凡三歲一復皐没蜀人德之見其遺像必拜○臣酉按舊書云皐重賦斂以事月進致蜀土虛竭與新書所記殊不類然皐治蜀久功烈為西南最新書似得其實

張建封傳是時宦者主宮市建封乘間為帝言之帝頗順聽○臣酉按舊書亦載此事于嘉納之下即記蘇弁希旨上信之凡言宮市者皆不聽較新書似詳備



若止如新書云云則似宮市竟因此而罷矣

唐書卷一百五十八考證